

舊

唐

書

三五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一

隱逸

王績

田遊巖

史德義

王友貞

盧鴻

王希夷

衛大經

李元愷

王守慎

徐仁紀

孫處玄

白履忠

王遠知

潘師正

劉道合

司馬承禎

吳筠

孔述睿

述睿子敏行

陽城

崔觀

前代貴丘園招隱逸所以重貞退之節息貪競之風故蒙叟矯謬王之篇玄晏立高人之傳箕穎之迹粲然可觀而漢二龔之流乃心王室不事莽朝忍渴盜泉本非絕俗甚可嘉也皇甫謐陶淵明慢世逃名放情肆志逍遙泉石無意於出處之間又其善也即有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託薜蘿以射利假巖壑以釣名退

劉

响



無肥遁之貞進乏濟時之具山移見誚海鳥興譏無足多也阮嗣宗傲世佯狂王無功嗜酒放蕩才不足而智有餘傷其時而晦其用深識之士也高宗天后訪道山林飛書巖穴屢造幽人之宅堅迴隱士之車而遊巖德義之徒所高者獨行盧鴻一承禎之比所重者逃名至於出處語默之大方未足與議也今存其舊說以備雜篇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少與李播呂才爲莫逆之交隋大業中應孝悌廉絜舉授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弃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十數頃鄰渚有隱士仲長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真素願與相近乃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遊北山因爲北山賦以見志詞多不載績嘗躬耕於東臯故時人號東臯子或經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爲好事者諷詠貞觀十八年卒臨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有文集五卷又撰隋書未就而卒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自有傳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也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於太白山每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其母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與遊巖同遊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調露中高宗幸嵩高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巖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遙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曰漢高祖欲廢嫡立庶黃綺方來豈如陛下崇重隱淪親問巖穴帝甚歡因將遊巖就行宮并家口給傳乘赴都授宗文館學士今與太子少傅劉仁軌談論帝後將營奉天宮于嵩山遊巖舊宅先居宮側特令不毀仍親書題額懸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文明中進授朝散大夫拜太子洗馬垂拱初坐與裴炎交結特放還山

史德義蘇州崑山人也咸亨初隱居武丘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東市號爲逸人高宗聞其名徵赴洛陽尋稱疾東

歸公卿已下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  
南道宣勞使文昌左丞周興表薦之則天徵赴都詔曰蘇州隱士  
史德義志尚虛玄業履貞確謙冲彰於里閭孝友表於閨庭固辭  
徵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簪裾高蹈愚公之谷博聞強識閱禮敦  
詩繕性丘園甘心畎畝承天革命建極開階寤寐星雲物色林  
壑順禎期而捐薜帶應休運而解荷裳粵自海隅來遊魏闕行  
藏之理斯得去就之節無違風操可加啓沃攸佇特宜優獎委以  
諫曹可朝散大夫後周興伏誅德義坐爲所薦免官以朝散大夫  
放歸丘壑自此聲譽稍減於隱居之前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也父知劼則天時麟臺少監以工書知名友貞  
弱冠時母病篤醫言唯啖人肉乃差友貞獨念無可求治乃割股  
肉以飴親母病尋差則天聞之令就其家驗問特加旌表友貞素  
好學讀九經皆百遍訓誨子弟如嚴君焉口不言及過尤好釋典  
屏絕羶味出言未曾負諾時論以爲貞君子也長安年歷任長水

今後罷歸田里中宗在春宮召爲司議郎不就神龍初又拜太子中舍仍令所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詔曰敦夷齊之行可以激貪尚顏閔之道用能勸俗新除太子中舍人王友貞德義泉藪人倫茂異孝始於事親信表於行己富有文史廉於財貨父歷官政累聞課績有古人之風保君子之德乃抗志塵外棲情物表深歸解脫之門誓守薰脩之誠頃加徵命作護儲闈固在辭榮累陳情懇堅持淨義不登於車服味茲禪悅靡求於珍饌朕方崇獎廉退懲靜澆浮雖思廊廟之賢豈違山林之願宜加優秩仍遂雅懷可太子中舍人貞外置給全祿以畢其身任其在家脩道仍令所在州縣存問四時送祿至其住所立宗在東宮又表請禮徵之以年老竟辭疾不赴年九十餘開元四年卒特下制曰貴德尊賢飾終念遠此聖人所以治天下厚風俗也王友貞稟氣元精游心大朴孝惟不匱獨貫於神明道則難名高謝於人代言念錫類方期鎮俗遠爾凋殂良深恻悼生無大位雖隔外臣之儀歿有餘榮

宜贈上卿之服可贈銀青光祿大夫仍委本縣令長特加帛祭  
盧鴻一字浩然本范陽人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善播篆楷隸  
隱於嵩山開元初遣備禮再徵不至五年下詔曰朕以寡薄忝膺  
大位常恨玄風久替淳化未昇每用翹想遺賢冀聞上皇之訓以  
卿黃中通理鉤深誦微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足侔  
古人故比下徵書佇諧善績而每輒託辭拒違不至使朕虛心引  
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豈朝廷之  
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臣之迹不可  
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難便勅齋束帛之貺重宣斯旨想有以  
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一赴徵六年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  
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山  
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上別召昇內殿賜之酒食詔曰盧鴻一應辟  
而至訪之至道有會淳風爰舉逸人用勸天下特宜授諫議大夫  
鴻一固辭又制曰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惟大禹聽伯成之高



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遜之時義大矣哉高山隱士  
盧鴻一抗跡幽遠疑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卧  
林壑多歷年載傳不云乎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乃飛書巖  
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式弘政理而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己以  
鎮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  
會稽嚴陵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終以病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  
歲給米百碩絹五十疋充其藥物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  
廷得失具以狀聞將還山又賜隱居之服并其草堂一所恩禮甚厚  
王希夷徐州滕縣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收庸以供葬  
葬畢隱於嵩山師道士黃頤向四十年盡能傳其閉氣道養之術  
頤卒更居兗州徂來山中與道士劉玄博爲栖遁之友好易及老  
子嘗餌松柏葉及雜花散景龍中年七十餘氣力益壯刺史盧齊  
卿就謁致禮因訪以字人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可以終身行之矣及玄宗東巡勅州縣以禮徵召至駕前年已九十

六上今中書令張說訪以道義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開元十  
四年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學弃智抱一居貞又謝暉塵獨  
往林壑朕爲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克應嘉名雖紆綺季  
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尚齒可朝散大夫守  
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衣一副綰一  
百疋尋壽終自則天中宗已後有蒲州人衛大經邢州人李元愷  
皆絜志不仕蒲州人王守慎常州人徐仁紀潤州人孫處玄皆退  
身辭職爲時所稱

衛大經者篤學善易口無二言則天降詔徵之辭疾不赴與魏州  
人夏侯乾童有舊聞乾童母卒徒步往弔之鄉人止之曰當夏瘴暑  
豈可步涉千里致書可也大經曰尺書無能盡意遂行至魏州會  
乾童出行大經造門設席行弔禮不訐其家人而還開元初畢構  
爲刺史謂解令孔慎言曰衛生德厚宜有旌異古人式干木之間  
禮賢故也慎言造門就謁時大經已年老辭疾不見嘗預筮死日

先鑿墓自爲誌文果如筮而終

李元愷者博學善天文律曆然性恭慎口未嘗言之鄉人宋璟年少時師事之及璟作相使人遺元愷束帛將薦舉之皆拒而不答景龍中元行冲爲洛州刺史邀元愷至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元愷辭曰微軀不宜服新麗但恐不能勝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以泥塗汗而與之不獲已而受及還乃以己之所贊蠶素絲五兩以酬行冲曰義不受無妄之財先是定州人崔元鑒明三禮鄉人張易之寵幸用事薦之起家拜朝散大夫致仕于家在鄉請半祿元愷謂之曰無功受祿災也元愷年八十餘壽終

王守慎者有美名垂拱中爲監察御史時羅織事起守慎舅秋官侍郎張知默推詔獄奏守慎同知其事守慎以疾辭因請爲僧則天初甚怪之守慎陳情詞理甚高則天欣然從之賜號法成識鑒高雅爲時賢所重以壽終

徐仁紀者聖曆中徵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人曰三諫

不聽可去矣遂移病歸鄉里神龍初宣慰使舉仁紀之行可以激俗又徵拜左補闕三上書又不省乃詣執政求出俄授靈昌令妻子不之官廨舍唯衣履及書跡而已餘無所蓄

孫處玄長安中徵為左拾遺頗善屬文嘗恨天下無書以廣新文神龍初功臣栢彥範等用事處玄遺彥範書論時事得失彥範竟不用其言乃去官還鄉里以病卒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于古大梁城時人號為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弃官而歸開元十七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又表薦履忠堪為學官乃徵赴京師及至履忠辭以老病不任職事詔曰處士前祕書省校書郎白履忠學優縉簡道貫丘園探蹟以見其微隱居能達其志故以汲引洙泗物色夷門妻嵐自高玄冕非貴几杖云暮章秩宜加俾承禮命之優式副寵賢之美可朝散大夫履忠尋表請還鄉

手詔曰孝悌立身靜退放俗年過從耄不雜風塵盛德子聞通班是錫豈唯旌賁山數實欲獎勸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乃停留數月而歸履忠鄉人左庶子吳兢謂履忠曰吾子家室屢空竟不霑斗米疋帛雖得五品何益於實也履忠欣然曰往歲契丹入寇家家盡著括排門夫履忠特以少讀書籍縣司放免至今惶愧今雖不得且是吾家終身高卧免徭役豈易得也尋壽終著三玄精辯論一卷注老子及黃庭內景經有文集十卷

道士王遠知瑯琊人也祖景賢梁江州刺史父曇選陳揚州刺史遠知母梁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神仙之宗伯也遠知少聰敏博綜羣書初入茅山師事陶弘景傳其道法後又師事宗道先生臧兢陳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令講論甚見嗟賞及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遠知乃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少頃又復其舊煬帝幸涿郡遣

貞外郎崔鳳舉就邀之遠知見於臨朔宮煬帝親執弟子之禮勅  
都城起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諫不宜遠去京國煬帝  
不從高祖之寵潛也遠知嘗密傳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  
房玄齡微服以謁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  
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  
請歸山至貞觀九年勅潤州於茅山置太受觀并度道士二十七人  
降醮書曰先生操履夷簡德業冲粹屏弃塵雜栖志虛玄吐故  
納新食芝餌木念衆妙於三清之表返華髮於百齡之外道邁前  
烈聲高自古非夫得祕訣於金壇受幽文於玉笈者其孰能與此  
乎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  
舊山已有別勅不違高志并許置觀用表宿心未知先生早晚以  
屆江外所營棟宇何當就功佇聞委曲副茲引領近已令太史薛  
頤等往詣令宣朕意其年遠知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  
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即翌日

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寢卒年一百二十六歲調露二年追贈遠知  
太中大夫謚曰昇真先生則天臨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二  
年改謚曰昇玄先生

潘師正趙州贊皇人也少喪母廬於墓側以至孝聞大業中度為  
道士師事王遠知盡以道門隱訣及符籙授之師正清淨寡欲居  
於嵩山之道遙谷積二十餘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幸東都  
因召見與語問師正山中有何所須師正對曰所須松樹清泉山  
中不乏高宗與天后甚尊敬之留連信宿而還尋勅所司於師正  
所居造崇唐觀嶺上別起精思院以處之初置奉天宮帝令所司  
於道遙谷口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又於苑北面置尋真門皆為  
師正立名焉時太常奏新造樂曲帝又令以祈仙望仙翹仙為名  
前後贈詩凡數十首師正以永淳元年卒時年九十八高宗及天  
后追思不已贈太中大夫賜謚曰體玄先生

道士劉道合者陳州宛丘人初與潘師正同隱於嵩山高宗聞其

名令於隱所置太一觀以居之召入宮中深尊禮之及將封太山屬久雨帝令道合於儀鸞殿作止雨之術俄而霽即帝大悅又令道合馳傳先上太山以祈福祐前後賞賜皆散施貧乏未嘗有所蓄積高宗又令道合合還丹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及帝營奉天宮遷道合之殯室弟子開棺將改葬其尸唯有空皮而背上開坼有似蟬蛻盡失其齒骨衆謂尸解高宗聞之不悅曰劉師爲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進者亦無異焉

道士司馬承禎字子微河內溫人周晉州刺史瑯琊公裔玄孫少好學薄於爲吏遂爲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籙及辟穀道引服餌之術師正特賞異之謂曰我自陶隱居傳正一之法至汝四葉矣承禎嘗遍遊名山乃止於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手勅以讚美之及將還勅麟臺監李嶠餞之於洛橋之東景雲二年睿宗令其兄承禕就天台山追之至京引入宮中問以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道經言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且心目所知見者



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其智慮哉帝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言理國之道也睿宗歎息曰廣成之言即斯是也承禎固辭還山仍賜寶琴一張及霞紋帔而遣之朝中詞人贈詩者百餘人開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親受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年駕還西都承禎又請還天台山玄宗賦詩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禎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焉承禎因上言今五岳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玄宗從其言因勅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禎推按道經創意爲之承禎頗善篆隸書玄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二言爲真本以奏上之以承禎王屋所